

网友微博上曝光的“人贩子”原来是带脑瘫孙女乞讨的余奶奶

走近祖孙俩,记者了解到这个外来家庭的不幸遭遇和艰难生活

“砰”，一枚硬币被路人掷地后，转了一圈落在余桂兰的眼前。她缓缓地抬起头，向路人轻轻点了一下后，将身子向前稍稍挪动一点，把硬币放在摆好的“求助板”上，随后调整好坐姿，依旧静静地等着来往匆忙的行人。她的身边，一个手脚畸形的孩子无声无息地伏在地上。余桂兰不时地低下头，用下巴在孩子的头上来回摩挲着。

这是南京汉中路省中医院门口的一对乞讨者。因为衰老和残疾而走上街头接受施舍并不奇怪，然而，当一张她们乞讨时的照片被传到网上后，却引来网友的诸多猜测。有人说，这两人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，孩子的残疾可能是“人为的”。那么，这一老一小究竟是什么关系？来自一个怎样的家庭？为何要上街乞讨？孩子的残疾又是怎么造成的？带着这一系列疑问，快报记者走近她们。

□实习生 刘旌



余桂兰抱着患脑瘫的大孙女程倩在街头乞讨 快报记者 顾炜 摄

网友猜测

带着残疾孩子乞讨是不是传说中的“人贩子”？

这几天，在南京某知名论坛上，有人发表多个网帖来描述这对乞讨者，其中有着不少的质疑与谩骂。

其实，这几个月来，网络上不断有质疑她们的声音。有关这对乞讨者的信息中，最早的是一条发于9月6日下午5点23分的微博。“省中医院门口，乞讨儿童手脚畸形。”除了寥寥数字的描述

外，该网友还上传了一张这对乞讨者的照片。照片上，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蜷腿坐在路边，身旁还有一个外形瘦削、手脚扭曲的儿童。

该微博一经发布，立刻引来众多网友的关注。有人对她们表示同情，有人要她们带去钱物，但更多的人在照片上看到了残疾的孩子后，开始对两人的身

份起疑。“强烈怀疑孩子的手脚不是天生畸形！”“水泓-MN”的一句留言“一石激起千层浪”，网友立即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这位乞讨妇女是不是传说中的“人贩子”上。

发布这条微博的网友称，当时已向警方报了案，但之后并没有什么结果。而且直到目前，这一老一小还在街头乞讨。

真相还原

为还债带脑瘫孙女行乞怕别人误会麻袋里装着证件

对于照片中的主角之一——57岁的余桂兰来说，她并不知道自己在网上已是众矢之的。

11月25日下午两点，省中医院门口。再一次遭到保安驱逐的她，实在僵持不下，只能收拾好乞讨的“家伙”，背着那个在网上深受同情的残疾孩子，穿过人头攒动的马路，走进新街口地铁站。她找好一块通道入口的位置坐下后，从麻袋里拿出坐垫，将孩子放在垫子上。

余桂兰的乞讨开始于今年9月初。这里是她乞讨的第二阵地，另一个则是刚离开省中医

院门口，这两地的共同点是“人多”。天越来越冷了，相对于街边，暖和的地铁通道更有吸引力，而且据她的经验，经过这里的行人给的钱数较大，有时会出现五块十块的“大票子”，所以只要太阳下山，即使没有保安的驱赶，她也会转移到这里来。

“这是我的亲孙女，是个脑瘫儿。”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，余桂兰对许多持怀疑态度的行人重复着这句话。偶尔她也会从麻袋中掏出残疾证、暂住证等一堆证件来表明自己所言非虚。通过这些证件，可以得知这个脑瘫儿

是个女孩，名叫程倩，今年14岁。为了偿还家里欠的债，奶奶把她带到街上乞讨。

大部分情况下，在摆出证件外，余桂兰不想再对好奇的路人说些什么。只有一次，一个人的一句话让她暴跳如雷，甚至破口大骂起来。“你孙女是脑瘫，你怎么没事？”余桂兰顿时感到一阵难忍的刺痛，她站起身来，情绪失控地操着一口老家的乡音，把对方骂得灰头土脸，骂完之后，对方骂骂咧咧地走开了，余桂兰自己却坐在地上大哭了一场。

记者探访

丈夫去世，婆媳俩撑起五口之家

余桂兰儿媳叫郑翠翠，在南京某家大型医院的后勤部门工作。这两个同样生长于农村的女人，因为一个名叫“程伟”的男人而成为婆媳，但最终也因为这个男人的逝去，而在这座城市里相濡以沫，共同撑起五口之家。

十四年前，程伟和郑翠翠结婚，很快便生下了长女程倩，但由于早产，程倩一出生就注定了异于常人的命运。三年后，夫妻两人把程倩丢给了余桂兰，来到南京打拼。经过一年的努力，他们开起一个早点摊。在南京的这些年，他们又生下了两个孩子，现已9岁的女儿程文和7岁的儿子程义。日子好起来后，两口子寻思着，总有一天他们也会住进几室几厅的楼房里。

2009年，美梦成空。从那年夏天开始，程伟开始莫名地发烧。9月11日，郑翠翠所有的不好预感终于被一张诊断书印证：程伟患上了白血病。“1米8的个子，200斤的体重，怎么会生这种病。”她至今都不相信恶疾降临在自己丈夫身上。为了治病，多年攒下的十几万花光了，丈夫的身体好了不少。

次年年初，医生对她说程伟的身体恢复了不少，可以暂时回家调养。

“钱没了还可以再挣，只要你好好的。”刚走出医院，对丈夫说的这句话至今依然印在她的脑海中。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后，程伟觉得身体恢复得越来越好，于是他做起了卤菜生意，邻居们见程伟干活时动作麻利，都说：“这病看来是被赶走了。”

今年4月，短暂的幸福戛然而止，病魔再一次侵蚀着程伟。郑翠翠向所有可以搭得上边的亲朋好友借钱，让丈夫吃最好的药，接受最好的治疗。8月初，丈夫的病情丝毫没有起色，医生建议她带丈夫回家“度过最后的日子”。这一次，她听了医生的话，将程伟带回了安徽阜阳老家。在他们走出来的这个地方，她看着丈夫一点点地向着死亡逼近。8月的最后一天，家中传来一阵凄厉的恸哭声，程伟走了。

操办完丈夫的后事，郑翠翠在九月初回到了南京。这次与她同行的，还有她一直丢在老家的大女儿程倩和婆婆余桂兰。

他们的现状

住在“城中村”，生活捉襟见肘

清凉门附近的一个小“城中村”里，这个月租600元的出租屋就是这对婆媳的家。

晚上6点，郑翠翠离开医院后，去菜场买了两斤青菜，然后向家中赶去。程文、程义两个孩子已经到家了。“上顿剩下来的豆芽，同事给的香肠，再煮碗青菜面。”她一边做饭做菜，一边收拾灶台。

一阵敲门声传来，是余桂兰背着程倩回来了。她赶忙上前将程倩抱下来，盛了一碗面端给余桂兰。“今天程倩闹肚子，买来的矿泉水都没敢给她喝。”每天晚上，余桂兰都喜欢把自己乞讨时遇到的事情讲给家人听。程文和程义不明白奶奶是在“乞讨”，听后经常哈哈大笑起来，郑翠翠心里却不是个滋味。“这不光彩的事，说出去真是笑话。”

大家聊天时，程倩躺在床上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大伙吃完饭后，她会跟奶奶说“饿了”，余桂兰一口口地给她喂饭。当三个孩子都睡去后，余桂兰开始清点一天里讨来的钱，她按照不同的金额进行

分装，“以后好换大钱”。而郑翠翠此时已走出了屋子，借着屋内的光线，在早餐车上摊起了煎饼。为了贴补家用，她在丈夫病后就又重操旧业，做起了这个生意。“每天晚上要摊好100张煎饼。”为了保证这份“外快”不影响到她在医院的工作，每晚她都要忙到接近凌晨才能歇下来，而在凌晨4点，她又要推着餐车出摊了。如今独自操持着早点摊，郑翠翠偶尔也会想起和丈夫一起做生意的景象，“他做煎饼，我下馄饨，两个人手脚都快，配合起来顺当得很。”

每个月刚拿到工资时，郑翠翠就要开始盘算着这些钱要怎么分配。她在医院的工资在1000元左右，早点摊的生意能赚到2000块，婆婆乞讨来的钱要用于还债。房租600元、水电100元、学费400元、两个孩子交给学校和全家人的伙食费1000元……“每个月就像上了紧箍一样，一分钱都得抓得死死的。”即使她一人打两份工，想要维持起这个五口之家，常常也捉襟见肘。

他们的未来

不敢多想，只能走一步算一步

对于生活，郑翠翠有着太多的无可奈何。丈夫走后留下的是一笔数额巨大的欠账单，婆婆想帮她渡过难关，在农闲时来南京乞讨，她没有反驳的理由；孩子们不肯花心思读书，她自己也不认识几个字，只能任由他们发展。

相比于这个一贫如洗的家庭，大女儿程倩才是她最大的心结。“她奶奶会老，我也会，到那时，谁来照顾这个孩子呢？”每当想起这些，郑翠翠都会觉得难以入眠。“能不能送进福利院？”她向许多人询问，但都被告知这孩子年纪太大，福利院估计不会收，于是她死了这条心。“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，想不到那么多。”这是她对未

来最多的描述。

虽然生活给她带来了太多的艰辛，但几乎在所有人眼里，郑翠翠永远都笑脸迎人。“煎饼，3元。”在清晨的街头，她手脚麻利地操持着早餐生意时，人们常以为这是一个沉浸在幸福中的女人。见她忙得团团转，一位顾客的话让她顿时语塞了，“你丈夫咋不来帮你？”郑翠翠顿了一会，脸上随即又绽放出淡淡的微笑。“在老家。”她一边说，一边递上了做好的煎饼。

此时，离她几条马路之远的街边，她的婆婆和女儿程倩正静静地看着街上来往的行人，期待那硬币落地时的一声脆响。

(文中人物均为化名)